希望通过举办中阿文学论坛，扩大文学作品互译，不断推进有深度、可持续、更具体、更多领域的文学交流与合作。

中阿共筑“文学丝路”

本报驻埃及记者　**黄培昭**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学盛宴在尼罗河畔弥漫着清雅的芳香，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顶尖级作家齐聚一堂，就文学创作与当下生活、文学的传承与创新、文学作品的翻译等，各抒己见，共同切磋。热烈的讨论，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交流和灵感碰撞，仿佛为开罗骄阳似火的炎炎夏日送来了缕缕清风，使人甘之若饴，顿觉凉爽。

早该如此　相见恨晚

此次论坛由中国作家协会、阿拉伯作家联盟和埃及作家协会主办，中国作协外联部与开罗中国文化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的铁凝、刘震云、麦家、余华等9名著名作家，以及来自埃及、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曼、苏丹、也门、巴勒斯坦等50多个阿拉伯国家的作家与会，就相关议题展开激烈辩论。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介绍说，本次论坛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举办的首个以文学为主题的多边论坛，一个重要主题是用文学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希望与丝路沿线国家共同搭建平台，令双方作家了解彼此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充分感知各自人民当下的情感。希望通过举办中阿文学论坛，扩大文学作品互译，不断推进有深度、可持续、更具体、更多领域的文学交流与合作，使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作家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更加丰富、更有成效，续写中阿文学交流合作的美丽篇章。

铁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积极评价了这次论坛成果。铁凝说，从实际效果看，论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中阿双方作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许多阿拉伯作家表示，这样好的论坛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举办？记者注意到，在一整天马不停蹄长达10小时的对话中，众多阿拉伯作家踊跃发言，一些人甚至发言两次，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很高的积极性。

精神食粮　历久弥香

苏丹知名作家卡马鲁丁·阿里说，“文学”一词的词源，派生于阿拉伯语的“晚宴”一词，指为宾馆提供的美味佳肴。如果说食物就如同空气和水，是生活的必须品，任何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植物都须臾不可或缺，那么同样的道理，人的心灵和头脑也需要各式各样的文学来洗涤和激荡。有了文学，才能滋养精神，净化灵魂，减轻生活的压力与求生的艰难，为内心带来平静与幸福。

此言可谓精辟，讲出了文学的真谛。同为文明古国，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孕育了灿烂辉煌的文学积淀。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代表的中国最早诗歌集，与“停下来，朋友！让我们哭泣”为代表的阿拉伯最早的抒情诗歌——悬诗一样，在诗歌审美和艺术性情趣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演绎着文学特有的美感。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何方，那么任何风都不是顺风”。文学，恰恰是通过优美的文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和丰富多彩的艺术审美，带给人们心灵启迪和精神感悟，给人们指明要驶往的方向和路径。

铁凝在中阿文学论坛上

中国作家余华与埃及作家阿拉·阿斯旺尼都曾经是牙医。他们既给人治疗牙疾，更以深刻的文学作品，给读者带来精神的慰藉。同样的经历，使余华对阿斯旺尼“惺惺相惜”，他深有感触地说，阿斯旺尼在从客户嘴里拔出牙齿的时候，也拔出了他们的故事。这一形象、贴切的比喻，得到与会者的阵阵掌声。

阿里在发言中引述埃及大文学家、诗人、哲学家阿巴斯·阿卡德的话说：“人活在世上只有一次生命，对我来说这远不够，它不足以激发我内心的活力，只有文学和阅读才可以赋予这有限的生命以新的生命，虽然它不能在数量上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拓宽其深度”。

文学丝路　共同筑就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源远流长，古代丝绸之路把中国与阿拉伯各国早已连接起来，不仅促进了贸易和人员的往来，也推动了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围绕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阿拉伯各国正在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福祉。举办“中国阿拉伯国家文学论坛”，旨在深化中国与阿拉伯各国的传统友谊，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同阿拉伯各国的文学交流，巩固和发展同阿拉伯各国文学组织之间的友好合作，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铁凝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机会和活力，希望通过文学加深中阿人民的情感交流和心灵相通。这一想法与埃及作家协会主席阿拉·阿卜杜勒·哈迪的观点如出一辙。哈迪强调古代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延续性。他说，古丝路沿线的商人为了经商，需要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因此语言文化是古丝路贸易交往的基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激活原有的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更大活力。

在论坛现场，记者注意到，台下不少阿拉伯作家都在翻看《人民文学》的阿文版《路灯》。仿佛被优美的文字所吸引，一些人专心致志、十分陶醉的样子。来自阿曼的作家哈穆德·盖拉尼说，中国文学意境独特，想象绮丽，人物呼之欲出，值得阿拉伯作家借鉴，“双方要共同努力，携手筑就面向未来的‘文学丝路’”。

阿拉伯作家联盟秘书长哈比卜·萨伊赫表示，他希望建立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桥梁，不辜负传统和坚持，并指出该论坛旨在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建议，以规划与“一带一路”完美结合的整体详细的路线图。

铁凝说，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和翻译家们把众多阿拉伯国家文学作品翻译成了汉语和其他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使中国的作家和读者有机会领略文化内涵深厚、富有哲理，语言和修辞风格独特的优秀阿拉伯文学作品。大量优美的阿拉伯诗歌散文和小说，书写了阿拉伯各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记载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生活情感，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同样，多年来，阿拉伯国家的翻译家们也把许多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和作家翻译介绍给了阿拉伯国家的读者，中国古代的《论语》《诗经》和许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也由此为众多阿拉伯国家的读者所熟知。因此，文化交流成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环。不同文明体系在思想和文化上的交流促进了语言、宗教的发展和融合。

在埃及作协主席阿莱看来，对于中阿两大文明和中埃两个国家而言，文化特别是文学和语言的交流正当其时。他说，将不同的文化和人民联结起来，是古代丝绸之路留下的重要历史遗产。语言间的交流和对彼此风俗习惯的了解，对于贸易往来十分重要。

论坛期间，中国作家协会还同阿拉伯作家联盟签署了《开罗共识》，并分别同埃及和巴勒斯坦作协签署了《中埃文学交流合作协议》和《中巴文学交流合作协议》。根据相关协议，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文学论坛”将于2020在中国举行。对此，中阿双方作家都充满期待和憧憬。

◎评谈散文·真实与虚构

开栏的话：散文是一种既贴近大众又难以把握的文体，关于散文的种种观念多有争议。本版从今天开始开设“评谈散文”栏目，请专家对散文的真实与虚构、散文的及物、散文的现代化等话题进行探讨。

——编　者

真实是散文最基本的遵循

彭　程

情感之所依附、思想之所生发的事物，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散文写作能否虚构，是一个近年来被反复提及并引发争论的话题，莫衷一是。我的看法是，既然散文属于文学样式之一种，当然要遵循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有虚构的权利。关键是如何理解散文的“虚构”二字。在此不妨套用一个熟悉的句式：当我们说起散文的虚构时，我们是在说什么？

事物总是在比较中更能够凸显自身。散文的最为本质的属性，和小说相比更容易看清楚。虚构是小说创作的核心，是通过描绘并不存在的人和故事，达到对于生活本质的揭示，是“无中生有”，是虚幻中的真实。相比之下，构成一篇散文的基本材料，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的，散文是在“有”之上，建立起自己的艺术开掘。对于散文来说，真实是最基本的遵循，最明确的尺度，居于其价值谱系的前端。譬如一个年代中不曾存在的人物，一个人不曾经历的事件，一桩事件不曾产生的结果，一种结果不曾发生的影响，等等，这样的“无”，就不应该成为散文作品中的“有”。

但这并不意味着堵塞了散文虚构的管道。散文的真实性，其实有着足够开阔的空间和弹性，没有理由担心它会带来对于想象力的束缚。譬如写到历史上的某个人物，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内心的矛盾冲突，虽然史料中没有记载，但基于对人性、人情和具体的时代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写作者完全可以将自己代入进去，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进行一些场景的设置，一些细节的编织。这样的“虚构”，是对中断之处的接续，是对空白之处的填补，是使其残缺漶漫之处恢复完整清晰，其本质是一种艺术提炼，当然是允许的，甚至是必要的。还有一类描写，也超越了具体的经验世界，如驰骋诗意的想象，抒发强烈的感情，上天入地，夸张变形，显然也属于虚构的范畴，但对于这样的手法，读者通常也都不会质疑其真伪，做穿凿的理解。

当然，上述种种做法的前提是，这些情感之所依附、思想之所生发的事物，应该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真实性，便是散文虚构的边界，不能逾越。倘若无视这一点，向前大步迈进，放纵想象，置基本的事实于不顾，作品中关键性的人物事件等都是缺乏依据的，那就是明显的跨界，进入了小说等以虚构为主的文学样式的领域了。当一篇散文中过度地使用这一类的“虚构”时，便意味着散文的自我消解。

这里其实关涉到一种预设。当我们翻开一篇散文时，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即将读到真实生活中的某个侧面或者片段：一种经历，一种情绪，一种感悟，一种玄想……它们形态不同，分属于生活在不同年代和地域中的人们，但都统一于真实性的前提之上。作为读者，想到这一点会感到内心踏实。阅读时，我们只需要评判作者感知和洞察生活的能力，而不需要甄别所讲述的内容的真伪。无论如何，真实性既是散文的立足点，也是散文的生长点，更是散文的独特魅力的重要来源。它在人们的意识里已经根深蒂固，就仿佛“两点之间最短的是直线”，是不需要证明的数学公理。

那么，今天又有什么必要去颠覆这一点呢？仅仅为了表明我们在“创新”？如果对手段的追求导致了事物本质遭到篡改，这种买椟还珠式的结果真的是我们的初衷吗？从尊重存在的真实性本身入手，不是也足以表达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理解，并将自己的感受和发现传递出去吗？事实上，作为一种自由度高、主观性强的文体，散文发展到今天，推陈出新，腾转挪移，其表达手法已经不可谓不丰富了。一个写作者如果仅仅是因为喜欢营造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效果，完全可以到小说等虚构文体中去寻求实现。当你喜欢榴莲味道的浓烈奇特时，不会想到清香淡雅的枇杷也需要如此。说到底，如果取消了本质上的真实性，散文将何以确立自身的存在价值？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也可以指代散文面对的自由和约束。在真实性的边界内，散文仍然可以大有可为，天高地阔，鹰翔鱼跃。　**（作者为作家）**

敞开的边界

王兆胜

散文的真实性应超越“实有其事”，进入“情感真实”的场域

目前，对于散文的真实性有两种相左的观点：一是认为散文必须真实，真实对于散文至关重要，有人甚至提出“真实是散文的生命”；二是认为散文不一定讲究真实，真实的要求对于散文已是老黄历了，散文应打破所谓真实的成规，“散文本质上是虚假的”。至于散文应该如何真实，怎样虚假，则往往语焉不详。

人们往往都站在“实有其事”上，理解散文的真实性，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或曾经发生的事，往往最能打动作者，也最能触动作者的灵魂。而将这份感动诉诸文字，才有可能拨动读者的心弦，使读者为之动容。这就是常说的，“要想感动读者，必先感动作家自己”。“实有其事”在散文中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感动的传递，失此要想获得散文的真实与美感，那是相当困难的。试想，如果韩愈和朱自清告诉读者，他们的《悼十二郎》和《背影》写的并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别人的侄子和父亲，这两个作品就会在人们心中轰然倒塌。

不过，若只从“实有其事”理解散文的真实性，那也是机械和固执的看法。这也是不少作家和学者容易陷入的误区。因为即使曾发生的人与事，谁也保不准没有误差，因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此，在强调散文“实有其事”作为基础和底色的前提下，还要考虑“情感真实”的问题。有不少写母爱的散文之所以感人，除了实有其事，更要有真情实感，是一种基于对母亲的挚爱所产生的感动，其中不排除普天之下共有的母爱汇聚其中，至于细节是否“实有其事”有时可能并不重要。如鲍吉尔·原野的《针》是写母亲的，其中一些关键细节一定是“实有其事”，但不一定所有细节都真实可靠，最重要的是作品中流动的是“情感真实”。因此，散文的真实性应超越“实有其事”，进入“情感真实”的场域，这既有助于突破散文只能写真人真事的局限，也有助于强化散文的深度和张力效果。

散文的真实性还有一个需要跨越的层面，那就是艺术虚构。只在“实有其事”和“真情实感”中写作，散文一定受制于人或作茧自缚，因为广阔无垠的天地宇宙和丰富多彩的世界人生，不可能被简单塞进“实有其事”和“真情实感”这两个空间里，这也是长期以来散文受人诟病、说它“过于简单直白”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散文创作完全可以在不违背“实有其事”和“情感真实”的原则下，进行大胆想象和艺术虚构，从而使之进入一个更具神秘感和陌生化的时空甚至超时空中。关于此，鲁迅的《野草》、巴金的《寻梦》、何其芳的《画梦录》等都是写梦的佳作，有的甚至写梦中梦，从而映照了现实人生的真实。一般人认为，梦是虚幻甚至是虚假的，其实，虚幻的梦可能更深刻反映了现实之真。比如，“南柯一梦”是假，而其中反映的人生苦短和虚幻性，在本质上又是更内在的真实。作家斯妤曾写过一篇散文，叙述的是床铺底下一个旅行包的故事。作者遐想着旅行包每次跟自己出行的人与事，一会儿，旅行包开始跳动，里面的故事活跃得呼之欲出。应该说，这是一篇用艺术虚构将“实有其事”进行合情合理想象的结果，它突破了一般散文的局限，充分展示了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真实的人生困境。

要让散文从“实有其事”走向艺术虚构的真实，这既需要有丰厚的生活作底子，也需要理解“真情实感”作为散文的核心，还需要有艺术虚构的能力。这是一个在掌握了十八般武艺后，所进行的融通、化解和再造的创新过程，是在更高层次理解散文真实性的问题。换言之，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一个自然生成的结果。因此，散文的真实性应是开放的，它既要面向现实生活、富于真情实感，更要指向艺术虚构，指向更为博大开放的天宇和幽微深在的世道人心。任何只在“实有其事”范围内理解散文的真实性的做法，都将失之于简单甚至是狭隘。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散文真实的开放性并非没有边界，作者更不可随意编造和毫无规约地乱写一通，甚至让散文走向虚假，从而失去散文文体的本性。如将散文理解成一种与真实性无关的虚假，散文写作就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不顾“实有其事”的随意编造，没有“真情实感”的虚情假意，缺乏艺术表现力的炫张恶搞。这样的散文就会失去平淡自然，也缺乏敬畏之心，更无大道藏身的人生智慧，必将离真实性的生命质感越来越远。

（作者为评论家）

《何建明文集》：现实中国的『史志』记述

杨　鸥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的文学创作也走过了40年的历程，近日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30卷本《何建明文集》就是他创作成果的展示。

日前在京举办的《何建明文集》出版暨文学创作40年座谈会上，评论家白烨认为，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是一个作家创造的文学史记。当今的报告文学及时地反映国家进步、社会变迁、英模人物，涉及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对社会生活做了及时的、全息的、灵动的反映。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报告文学走在时代的前面，何建明走在了报告文学前面。他的作品具有时代的激情、国家的情怀、文学的情愫，有文学性，感人。在评论家李炳银看来，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视野开阔，格局宏大，时常能立足一个真实的基点上通过个性深入的洞悉，发现其沟通全局的普遍的社会内容，使单一的对象富有全局的价值力点，是一种根基深厚而思虑宏大的社会叙述。何建明的作品是来自中国社会生活沃土的文学生长，是现实中国社会生活环境和矛盾事件人物的激情鲜活书写，是现实中国的重要侧影和“史志”记述。评论家李朝全认为，何建明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作家，作家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的创作对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有借鉴意义。

作家何建明表示，这个时代给予作家的责任越来越大，在文体上的挑战性也越来越大。今天讲这个故事，明天又发现还有更精彩的未来的故事正在发生，这就是报告文学作家与其他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每一次写都是一个挑战，所以要多写、写好。

专家研讨朝鲜族“60后”作家作品

由中央民族大学朝鲜语言文学系、延边作家协会举办的“朝鲜族‘60后’作家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专家认为，“60后”朝鲜族作家是新时期以来朝鲜族文坛的中坚力量，这些写作者奋力开创出朝鲜族文学新天地，抒写了朝鲜族人民日常生活情态，鲜明地呈现出了富于浓郁地域特色的朝鲜族生活景观。尤其是散文领域，在新世纪前后呈现出“体裁大爆发”现象，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作家扩充了“60后”朝鲜族作家的写作边界。**（赵晏彪）**